

召南

鵲巢

采芣

草蟲

采芣

甘棠

行露

羔羊

殷其雷

標有梅

小星

江有汜

野有死麇

何彼穠矣

騶虞

詩疑卷之二

詩疑卷之二

罔井昂著

召南

集傳召地至邑也

鄭舊說至其地

鄭按王應麟詩地理考引釋文云召地名在岐山之陽扶風雍縣南有召亭按今注疏本報文無此文

未知至何縣

引地志云

鵲巢

集傳鳩性至成巢

毛云鳩鳩不自為巢居鵲之成巢

之子至人也

本

兩至之兩

本孔引御迎也

鄭諸侯至也

鄭玄云鵲之作巢冬至架之至春乃成月令十二月鵲始巢陸

佃云鵲知人喜作巢取在木杪枝不取墮地者皆傳枝受卵故

一曰乾鵲淮南子謂太陰所建蟄蟲首穴而處鵲巢向而為戶

又云蟄蟲鵲巢皆向太一蓋鵲巢開戶嚮太一而背歲故博物

志云鵲背太歲也先儒以為鵲巢居而知風蟻穴居而知雨鵲

存之至字
雖也刪
此詩至

召南
召地至邑也

歲多風則去喬木巢傍枝故能高而不危也俗說鵲巢中必有梁見鵲上梁者必貴今二鵲共銜一木置巢中謂之上梁又舊說云鵲巢中必有棘蓋棘性煖故也

何楷云鳩拙鳥也直謂之鳩者即雛也今之鵲鳩方言云鳩自關而西秦漢之間謂之鵲鳩其大者謂之鵲鳩其小者謂之鵲鳩或謂之鵲鳩或謂之鵲鳩梁宋之間謂之雛一名荆鳩一名楚鳩一名乳鳩尔雅以為鳩鴒壹宿鳥也壹宿者壹于所宿之木按周官羅氏中春獻鳩以養國老不噎之鳥也古之養老祝鯁在前祝噎在後欲老人不噎賜杖以鳩為飾故名為祝鳩也

方弘靜云間居數年墻之東嘉樹如蓋有鵲巢焉每年修巢必

以小雪日其梁之上必吉日也門之向歲必更四月中雛能飛矣鳩則逐而居之五六月鳩將雛去小雪鵲乃復來畧無爽也夫巢居知風穴處知雨自古志之良知良能乃不假卜筮不俟推測也

鵲按鳩爾雅云鳩鳩鵲也郭璞云今布穀也毛云鳩鳩結鵲也鳩鳩不自為巢居鵲之成巢

御陸本作訝又作訝

太宰純曰南國諸侯被文王之化其女子被后妃之化則有之矣惟於詩辭未見其所謂正心修身以齊其家及其女子有專靜純一之德耳不識晦菴何以言之鵲按朱子蓋據鄭箋有鳩

韓奕篇云韓侯取妻汾王之甥驪父之子驪侯迎止于蹕之里百兩御之公為鵲不顯其老可兒古諸侯嫁娶以百兩為禮也

△按左哀十六年王使單季公對衛侯曰余嘉乃成世復爾福以教之武方天之休弗教弗休恤其可追方字亦有之解可通言敬之則當得保有天休若不敬而棄之則不可復追也杜注恐非是

鳩因鵲成巢而居有之而有均壹之德猶國思夫人來嫁居君之室德亦然之語而言之然豈特曰鳩字生義亦猶關雎之別不可從朱子又云此詩之意猶周南之有關雎亦曰詩編次生義恐非是也

集傳方有之也毛將送也毛

鄭按毛云方有之也以方為有其義未聞何楷云方鄭云猶嚮也正義云諸言方者皆謂居在他所人嚮望之故云猶嚮也今按鄭箋及疏並無此文未知何所據

集傳盈滿也毛謂衆媵姪娣之多鄭成其禮也毛

何楷小引云鵲巢亦太姒之德也太姒來嫁于周與媵俱來詩

人義之自注云序關雎后妃之德也又云鵲巢夫人之德也孔穎達云后妃夫人皆太姒也愚于此詩主其說與關雎同意繫關雎于周南者以其主君子以立言若鵲巢則第詠之子而已故繫之召南也此說未知是否錄以存異

米繁

集傳于於也

毛說文但毛傳在繁白蒿也之下故鄭云于以猶言往以也蓋毛意亦然也朱子移在上則以三于

為同解也

繁白蒿也

毛沼池也

毛

止渚也

毛

事祭事也

毛原上事此上有之字

詩亦猶周南之有葛覃

刪說同鵲巢

于說文云於也象氣之舒

繁艸名本艸云蓬蒿也似青蒿而葉麤上有白毛從初生至枯

白于衆蒿頗似細艾三月採爾雅所謂皤蒿也一名鬼菜一名

由胡又名游胡夏小正傳云繁游胡游湖旁勃也北海人謂之

滂渤廣雅謂之葦勃秋香美可生食又可蒸為菹

沼廣雅云池也圓曰池曲曰沼

爾雅云：小洲曰渚，小渚曰沚。釋名：沚，止也。可以止息其上，繁非水產，言于沼于沚者，沚即沼中之沚，猶云米繁于沼之沚也。

魚按：用猶用牲于社之用。

集傳：山夾水曰澗。山，釋名：宮廟也。

釋名云：澗，間也。言在兩山之間也。

集傳：被首飾也。毛：儻，疎敬也。毛：夙，早也。毛：祁，舒遲貌。去事有儀也。

毛：原貌。陶：遂。陶音遙。鄭氏云：陶，遂，相隨行之貌。

孔云：被者，首服之名，在首，故曰首飾。箋引少牢之文云：主婦髻。

髻與此被一也。案少牢作被，楊註云：被，楊讀為髮髻。古者或別賤者刑者之髮，以被婦人之紒為飾，因名髮髻為此。周禮所謂

次也。又追師掌為副編次，註云：次，第髮長短為之。所謂髮髻

即與次一也。知者，特牲云：主婦纓笄，少牢云：被楊纓笄。上有次

而已，故知是周禮之次也。此言被與髮髻之文同，故知被是少

牢之髮髻，同物而異名耳。

通解：夙夜一時事，是昧旦時候，在公正祭時。

魚按：此詩朱子有二說。一說從序說及毛鄭為諸侯夫人奉祭

祀之事，一說引或曰為后夫人親蠶之禮。何楷從或說，為小引

云：米繁，美太姒親蠶也。自注：朱子云：古者后夫人有親蠶之禮。

此詩亦猶周南之有葛覃也。子貢傳亦以為諸侯之夫人勤于

親蠶，國人美之，申培說同。愚謂夫人即太姒也，何以證之？以詩

魚按：此詩朱子有二說。一說從序說及毛鄭為諸侯夫人奉祭祀之事，一說引或曰為后夫人親蠶之禮。何楷從或說，為小引云：米繁，美太姒親蠶也。自注：朱子云：古者后夫人有親蠶之禮。此詩亦猶周南之有葛覃也。子貢傳亦以為諸侯之夫人勤于親蠶，國人美之，申培說同。愚謂夫人即太姒也，何以證之？以詩

稱公侯之事與兔置咏公侯于城同皆指文王周自王季始受命為侯伯至紂以文王為三公故得稱公侯也又射義云士以采蘋為節樂不失職也取末章被之僮風夜在公為三宮夫人世婦有事于蠶者皆不失其職故士射以之為節云注詩云謂成君服之事禮記祭義云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為之築宮僅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于蠶室奉稷浴于川桑于公桑風戾以食之歲既單矣世婦卒蠶奉繭以示于君遂獻繭于夫人夫人曰此所以為君服與遂副禕而受之因少牢以禮之古之獻繭者其率用此與及良日夫人繅三盆手遂

公羊傳三十年西宮與何休注曰夫人居中西宮在左房居東宮少在後

布于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遂朱綠之玄黃之以為黼黻文章服既成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月令云季春之月命野虞母伐桑柘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具曲植蓬筐后妃齊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毋觀省婦使以勸蠶事蠶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以供郊廟之服母有敢惰黃子道周云周禮內宰以仲春率命婦躬桑浴種此言大昕鄭氏疑再浴蠶王后乃泣之也國語云王后親織玄統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紃紃卿之內子為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烝而獻功所謂公侯之事此可以見矣宮即記所謂築宮之宮蠶室也按周禮天官內司服后六服禕衣掄

翟謂之三翟與鞠衣展衣祿衣為六也。首飾則有副編次三者。鄭玄謂三翟為祭祀之服。禕衣從君見太祖。揄翟從君祭羣廟。闕翟從君祭羣小祀。首皆服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為之飾。其遺像若漢之步搖也。鞠衣色如鞠塵。象桑葉始生之色。告桑之展衣以禮見君及見賓客之服。首皆服編。列髮為之。其遺像若漢之假紒。假紒者編列他髮為之。假作紒形加于首上也。祿衣以接御首則服次。次第髮長短為之。鬢他髮與已髮相合為紒。所謂鬢鬢也。知三翟之首服副者。王之祭服有六。首服皆冕。則后之祭服有三。首服皆副可知。祿衣首服次者。昏禮云。女次純衣。純衣者祿衣也。據士服爵弁親迎攝盛。則士之妻

服祿衣亦攝盛。又明言女次則祿衣首服次可知。三翟服副。祿衣服次。則其中有鞠衣展衣。當是服編可知。凡諸侯夫人於其國衣服與王后同。其燕居則并纁笄綃衣也。又少牢禮云。主婦被錫。主婦贊者一人亦被錫。注云。被錫讀為髮鬢。古者或剔賤者刑者之髮。以被婦人之紒為飾。因名髮鬢為孔云。此言被與被錫之文同。故知被是少牢之髮鬢。剔髮以被首也。鬢亦作髻。今按鄭說。則夫人告桑宜服編。又據祭義文。則受繭宜服副。無服次之禮。此云被之僮者。蓋指三宮夫人世婦之服耳。觀少牢乃卿大夫祭祀之禮。而主婦從祭服髮鬢可見。公之所即所謂公桑也。夫人世婦自夙至夜。竟日之長皆在公所也。被之祁

祁與祁：如雲義同。言服被者之人多也。還說文云：復也。夙而趨事，至夜則可以還歸矣。非君夫人之重蠶事而勤倡率，安能怡共無怠如此。序云：采蠶，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矣。左傳謂蘋蘩蕒藻之菜，可薦鬼神，可羞王公。鄭玄以言言豆薦蘩蕒，蓋率于毛傳公侯夫人執蘩菜助祭之說。於禮未有所據。又埤雅云：蘩有二種，一曰白蒿，陸草也，可以生蠶。一曰薤蒿，水草也，可以為蕒。此詩所采乃白蒿耳。朱子云：從來說蘩可以生蠶，可以供蠶事，何必抵死說道只在奉祭祀，不為蠶事。愚按：被非祭祀之服，只此一語便足以破之。又何必更論其餘乎。鄒忠胤云：不言采桑而言采蘩，何也。蓋蘩之生常先于桑。

古者王親耕，三推而止，后親蠶，三灑而止。繅二十七日而老，三俯三起，事乃大已。在三宮夫人世婦登其事，而后夫人特躬為之。帥賦事而不獻功，故於蠶未出時，第采蘩洗之而訖矣。愚按：何氏以被非祭祀之服，破舊說。然三翟祭祀之服，而首皆服副者，特自鄭玄言之也。經非有明文。若以少牢卿大夫之妻助祭，乃服被證之，則被未必為非祭祀之服也。且考親蠶之禮，祭義曰：桑于公桑。月令：周禮內宰皆曰躬桑。而此詩無一語及桑。祭義月令周禮皆不言采蘩，而此詩獨言之，是其可疑者者也。何氏引鄒忠胤說解之，竟不免牽強。若舊說則有左氏之可證。恐從舊說為是。朱子引或說者非是。

草蟲

集傳嘒々聲也

毛

草蟲蝗屬奇音青色

陸機原蝗屬作如蝗

躍々

躍貌

貌作也

阜螽蟄也

毛

忡々猶衝々也

毛

止語辭

毛云辭也

覲遇

毛

降下

毛

南國被文王之化

萬母若不被文王之化則遂不思其君子哉此句思者刪

說文無嘒字

郭璞云常羊也陸機云大小長短如蝗奇音青色好在茅

艸中作聲

躍說文云踊也

阜螽李巡云蝗子也陸機云今人謂蝗子為螽子兗州人謂之

騰陸佃云今謂之蜉蝣示跳示飛不能遠許慎以為蝗螽蔡

邕以為螽蝗明是。一物方言云宋魏之間謂之蚻南楚之外謂之螾或謂之蟛或謂之𧈧按螽之族厥類實繁爾雅云蟲蝥蟛草蟲負蟛蟛各蟲蛸婿蠹各蟲蟬蛸土蟲蛸給

忡說文云憂也何楷云按忡字左从心右施中當謂憂在心中不能脫離之意毛傳訓忡爲衝義亦同此魯按衝搏雅動也小雅蓼蕭篇肇葦沖本作忡毛云岳飾貌蓋亦以其動也何楷云止通作只說文云語已辭也

覲說文云遇見也

解去所謂降也。謝枋得云：猶今人云放下心也。

集傳登山蓋託以望君子
萬按詩意疑未必然
蒹葭也
毛釋
初生魚葉時

可食郭璞原懈憂也毛云懈

爾雅蕨鰈也陸佃云俗云初生者亦類鰈脚故曰鰈羅願云蕨

生如小兒拳紫色而肥。今野人今歲焚山。則來歲蕨菜繁生。其

舊生蕨之處。蕨葉老硬敷披。人誌之。謂之蕨基。戴侗云。其根掘

而擣之取粉可食凶年以御飢謂之烏昧亦謂烏楨格物論云

二三月采山中人作茹食之

惛說文云憂也戴侗云憂結貌何楷云按惛字右施敘者綴

聯之義戴說可信

說許慎云釋也

集傳夷平也毛記

季本云薇似蕨而差大如巨擘剝而食之甘美

何氏小引云草蟲思南仲也南仲以王命城朔方遂伐西戎其室家思念之而作此詩自注篇中嘔六語與出車篇全同以是知為南仲之室家思南仲也又云按張衡謂大火流草蟲鳴然則草蟲鳴阜螽躍深秋候也四月之詩以山有蕨薇並言而此詩言采蕨又言采薇蕨薇皆二三月所采南仲以深秋伐西戎至春日遲而始奏凱以歸其節序物候恰與此合則其為室家思念南仲之詩無可疑者舊按此說頗似可信故錄之

米蘋

集傳蘋水上至之藪

郭璞刪說見後

濱厓也

毛說

藻聚藻也

毛

生水底

至蓬蒿

陸璣

行潦流潦也

毛

南國被文王之化至以美之也

夫大

妻能奉祭祀七字本序說刪說見後

何楷云爾雅云萍萍其大者蘋嚴粲云今考本草水萍有三種

其大者曰蘋葉圓濶寸許季春始生可糝蒸以為茹其中者曰荇菜其小者曰水上浮萍江東謂之藻毛氏以蘋為大萍是也郭璞以蘋為今水上浮萍即江東謂之藻是以小萍為大萍誤矣藻可茹而萍不可茹豈有不可茹之藻而乃用之以祭祀乎今藻止可養魚項氏云柳惲所謂江洲采白蘋者水生而似萍

者也。宋玉所謂起于青蘋之末者，陸生而似萍者也。月令通考云：蘋葉下有一點如水沫，一名茱茱，陸佃云：呂覽曰：茱茱之美者，崑崙之蘋，高誘謂蘋大蘋，水藻也。據此，蘋即所謂藻，水深絮處乃有，故曰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也。舊按江村如圭云：蘋，毛傳云：大萍也。時珍綱目：田字草，一名四葉菜者是也。今田澤中多生四葉攢生，如田字，浮水上。朱子從郭璞為水上浮萍，韓詩沈者曰蘋，吳仁傑陳藏器等為葉下有點如水沫，皆非。

南郝敬云：南山也。

澗說文云：山夾水也。

濱本作瀕，說文云：水厓也。

藻，毛傳云：聚藻也。按爾雅云：荇，牛藻，疏引詩于以采藻，左傳蘋

蘩，蘩藻之米，以此艸好聚生，故言蘩藻，蘩訓聚也。江東亦呼馬

藻，陸璣云：藻，水艸也。生水底，有二種，其一種葉如雞蘇，莖大如

箸，長四五尺，其一種莖大如釵股，葉如蓬蒿，謂之聚藻，又扶風

人謂之藻，聚為發聲也。此二藻皆可食，煮熟按去腥氣，米麴糵

蒸為茹，嘉美。楊州饑荒，可以當穀食也。何楷云：按韓詩雖言蘋

沉藻，浮然萍藻之藻，思不可食，當依爾雅毛傳為蘩藻也。

行流也。潦，說文云：雨水也。郝云：行路也。舊按郝說似長。

何楷小引云：米蘋，美邑姜也。古者婦人將嫁，教于宗廟，教成有

蘋藻之祭。武王元妃邑姜，教成能修此禮，詩人美之，自注禮記。

昏義云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既毀教于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注云祖廟未毀言此女猶於此祖有服于君為親故使女師教之于公宮公宮祖廟也既毀謂無服也則于君為疏故教之于宗子之家魚蘋藻皆水物陰類陸佃云魚亦柔巽隱伏故此三者昏禮以成婦順白虎通云國君取大夫之妾士之妻老無子者而明于婦道又祿之使教宗室五屬之女大夫士皆有宗族自於宗子之室學事人也胡胤嘉云教成之祭考之於禮與詩甚合芼用蘋藻此一合也禮正祭在奧西南隅而此在牖下孔氏以為外成之義據昏禮納采以至請期主

人皆筵于戶西上右几是其禮皆戶外設此二合也不言婦而言女又言季孔氏謂將嫁故以少言之以女尸祭鄭氏所謂成其婦禮也此三合也忘所以知為姜邑姜詩者以有齊季女之語知之羅泌云齊伯陵之故國以天齊淵名伯益書炎帝生畱生伯陵周語謂天黿之分我之皇妣大姜之姪伯陵之後逢公之所憑神伯陵太姜之祖逢公伯陵之後為商侯伯封于齊地而太公其繼焉者也左傳晏子云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荊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按太公本齊後仍封于齊當武王為西伯時以女邑姜妻武王計其時太公年已老則邑姜之為季女夫復何疑又左襄二十八年公

過鄭。伯不在。伯有廷勞于黃崖。不敬。穆叔曰。伯有無戾于鄭。必有咎。敬民之主也。而棄之。何以承守。鄭人不討。必受其辜。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可棄乎。所謂季蘭。意即邑姜之名。不可知。而其言濟澤之阿。則尤齊地之證據。舊相傳皆讀齊為齋。誤矣。時武王未為天子。太公尚為周大夫。雖未封齊。而以其系出伯陵之後。故得仍以故國稱。皇王太紀云。西伯納呂尚之女。曰邑姜。為妃。邑姜賢。立未嘗倚坐。未嘗倨怒。未嘗厲。是年生子誦。金履祥云。自史記世家稱呂尚窮困年老。後世遂有太公八十歸周之說。觀其以邑姜妻武王。則八十之說殆或不然。愚按何楷以此詩為教成之祭。本毛鄭之

說。固自不可易矣。但以邑姜未知允否。若從此說。有齊之有字。

當讀如有殷有周。有何入云。序以為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共祭。禘矣。按此序於經無所發明。所謂循法。大抵掇拾射義語耳。孔穎達云。按宗室。大宗之廟。若非教成之祭。則大夫之妻自祭。夫氏何故云。大宗之廟。又經典未有以與為牖下者。又晁氏謂齊魯韓三義。皆以此詩為康王時。然周禮儀禮皆周公所作。已有此詩。則其康王之詩甚明。

集傳方曰。筐。圓曰筥。

毛湘。烹也。

毛原烹作亨。秋文云。本又作烹。

錡。釜屬。有足曰

錡。無足曰釜。毛

何楷云。受物曰盛。

筐筥皆竹器。筐，說文本作匡。徐鍇云：受物之器，象形正三方也。
筥，說文云：箱也。陳祥道云：宋魏之間謂箸筥為筥，則其制圓而

長矣。或作簠，亦作簠。月令具曲植，簠、簠是也。
相之訓烹，似無其義。韓詩作鴈，說文本作鴈。漢志：鴈享上帝。史
記武紀：禹鑄九鼎，皆嘗鴈烹。顏師古云：鴈烹一也。古人音同者，
字得通用。

許慎云：江淮之間謂釜曰錡。陸德明云：三足釜也。毛傳云：無足
曰釜，古作鼐。

鄭玄云：烹鴈，鴈者，于魚、潛之中，是錡羹之也。又云：魚為俎，實鴈
藻為羹。菜按：潛，汁也。錡，盛和羹器。凡肉味之有菜和者，則以錡

盛之，故謂之錡羹。毛者，用菜禰肉為羹之名。先將鴈藻烹于魚
汁之中，始盛之錡器，所謂毛以鴈藻者也。

集傳：奠，置也。毛，宗室、大宗之廟也。大夫士祭於宗室，毛，牖下。至

奧也。本玉肅刪。說見後。尸主也。毛，齊敬。毛云：敬貌。何云？季少也。毛，祭祀禮。

至實以菹醢。本儀禮。少牢禮。

奠，說文云：致祭也。

宗室，毛云：大宗之廟也。何楷云：按大宗，大夫之始祖。蓋諸侯自
嫡子以外皆為別子，別子始為大夫。繼別子之嫡子，世為大夫。
則立廟以祀之，是為宗室。若諸侯則祭于都官，大夫之別子則
但為繼禰之小宗，不得祀于宗室矣。孔穎達云：知非宗子之女。

自祭家廟者若宗子之女自祭家廟何須言于宗室乎
牖下鄭玄云戶牖間之前按古人廟堂南向室在其北東戶西
牖皆南面孔云以其正祭在奧西南隅不宜繼牖言之今此云
牖下故為戶牖間之前戶西牖東去牖近故云牖下所以不干
室中者凡昏事皆為于女行禮設几筵于戶外取外成之義昏
禮納采主人筵于戶西二上右几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如初
是其禮皆戶外設几筵也今教成之祭於戶外設奠此外成之
義

尸說文云陳也鴈按何楷取此似是

何楷云齊國名太公之先所封國也鴈按後舊說為敬親通有字

鄭玄云祭事主婦設羹教成之祭更使李女者成其婦禮也李
女不主魚俎實男子設之孔云以三月以來教之以法度故
為此祭所以教成其婦禮故使李女自設其羹也云魚俎實男
子設之者以特牲少牢俎皆男子主之故也

陸邛云諸家以季女為士大夫之妻然已嫁曰婦安得稱女也
鴈按女亦以稱妻者女曰雞鳴是也但此與季字連文自當為
未嫁之稱又按車牽云間闢車之牽今思妻季女逝兮亦燕樂
新昏之詩也

△前力：至葉也
刪伐：至幹也

甘棠

集傳甘棠杜梨也白者為棠赤者為杜

郭璞毛云杜也釋木杜甘棠

△菱草舍

也毛召伯循行南國以布文王之政

文王之三字刪說見後

蔽說文云蔽：小草也一云菱也又云奄也齊語使海于有蔽

註云可依蔽也蒂說文云艸木盛貌何楷云今蔽蒂二字連言

蓋陰翳茂盛之意

字說云詩言蔽芾甘棠以杜之美言有杖之杜以棠之惡言九

域志云召伯甘棠樹在陝州府署西南隅

翦通作剪說文云齊斷也

伐釋文云斬木也謂斬伐其枝

宋史文志王
九域志

何楷云、召、地名、召公奭采邑也。又記燕世家云、與周同姓、皇甫謐云、文王之庶子、勝殷後封于北燕、留周佐政、食邑于召、輔成王康王、卒謚曰康、長子繼燕、支子繼召、按左傳富辰言文之昭十六國、無燕、似不足信、豐熙以為王季庶子、亦不知何所本也。**爰**通作**廢**、說文云、舍也、徐鍇云、今詩周礼皆借作**爰**、鄭玄云、草舍也、周禮夏官教**爰**舍、註云、草止之也、軍有草止之法、**孔**、**甫**、**爰**者、草也、草中止舍、故云**爰**、讀詩**爰**作**廢**、

何楷云、按韓詩外傳云、昔者周道之盛、召伯在朝、有司請營召以居、召伯曰、嗟、以吾身而勞百姓、此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於是出而而就蒸庶于阡陌隴畝之間、而聽斷焉、召伯暴處遠野、

廬于樹下、百姓大悅、耕桑者倍力以勸、于是歲大稔、民給家足、其後在位者驕奢、不恤元、稅賦繁數、百姓困乏、耕桑失時、于是詩人見召伯所休息樹下、美而歌之、又見劉向說苑、漢書王吉傳、數說不一、然總以見召伯之德入人之深、孔穎達云、召公食采文王時、為伯、武王時、故樂記曰、武王伐紂、五成而分陝、周公左召公右、是也、若文王時、與周公共行王化、有美即歸之于王、詩人何得感文王之化、而曲美召公哉、武王之時、召公為五官之伯、故得美之、因詩繫召公、故錄之、在召南、愚按周召二公、至武王時、乃始輔佐、在文王時、未嘗用事也、故書君奭乃周召對語之辭、其歷舉文王之臣、惟曰**虢**、**太**、**閼**、**矢**、**散**、宜生、**泰**、**顛**、**南**、**宮**、

迨及武王時，號示先死，則曰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錄而已。周召之分陝而治，在武王得天下之後，而甘棠頌召伯之詩，又當在康王之時。考竹書召公以康王二十四年薨，諸書皆謂召公已歿而作，尤其彰明較著者，不但非作于文王之時，亦非作于武王之時矣。鄒忠胤云：周公先以成王二十一年薨，舊說二南皆為文王詩，周公所集以明德化之盛，亦正未可泥耳。

集傳：憇，息也。

毛：勿敗，則非特勿伐而已。至下章倣此。

刪說見後。

何楷云：敗，謂殘壞之。豐本作迫。

憇，汪疏本作憇。何楷本作憇，云原惕字，今文作憇。釋文：豐本俱作惕。說文云：息也。

太室純云：首章曰：勿伐。二章曰：勿敗。三章曰：勿拜。換韻而已。晦菴以為：勿敗重於勿伐，勿拜又重於勿敗，故此章及下章注云：果如其說，則末句若憇說，亦有輕重乎？

集傳：說舍也。

毛：勿拜，則非特勿敗而已。

刪說見前。

拜，說文云：首至地也。錢氏云：謂攀下也。攀下其枝，如人之拜。嚴粲云：謂低屈之，挽其枝以至地也。愚按：以上皆同朱子。又鄭箋云：拜之言拔也。王應麟詩攷：勿翦勿扒，亦作拜。何楷云：拜，廣韻作扒。按：扒，集韻韻會布怪切，音拜。拔也。元包經：拔，戶扒氏。傳曰：轉石伐木也。註：戶音業，氏根也。又集韻：會布拔切，音八破也。史記封禪書：拊視得鼎，註：索隱曰：拊，扒也。又擊也。或作捌。二說未

知何是然以拜為屈於義雖如可通他書未有所見恐當從鄭說

太史公云召公奭可謂仁矣甘棠且思之况其人乎燕社稷血食者八九百歲於姬姓獨後亡豈非召公之烈耶

行露

集傳厭浥濕意毛行道毛夙早也鄭

說文厭笮也笮者壓也浥濕也徐云壓笮鎮也何楷云壓此濕于道上

何楷云引之行露必指鄭也蓋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強暴之勢不能殺凌貞女也何楷云劉向列女傳云召南申女申人之女也既許嫁于鄆夫家禮不備而欲迎之女與其人言以為夫婦者人倫之始也不可不正夫家輕禮違制不可以行遂不肯往夫家訟之于理致之于獄女終必死不往而作詩曰雖速速我獄室家不足言夫家之禮不備足也君子以為得婦道之

儀韓詩外傳同按文既滅崇後始作邑于鄆。本崇地。此女為
鄆人所訟。意者在文王初作邑之時。而文王使召伯聽訟于蘇
雪山云。此必衰世之詩。錄其女之不苟隨耳。愚按鄆乃崇侯
虎之地。蓋染于崇侯之惡而然也。禹按序云。召伯聽訟也。蓋
甘棠詩附會耳。不足信也。何楷取之。非是。之俗。則此女本守
貞而非淫亂者。謂因文王召伯之教。而始變其舊習。寃矣。
集傳。速召致也。毛。原無致字。
穿。說文云。通也。其字从牙在穴中。
屋。說文云。居也。

何楷家。即室家之家。夫婦合則成家。

連爾雅云。徵也。

獄。毛傳說文。皆云。确也。字从炆从言。二犬所以守也。孔穎達云。

囚。征于角核之處。周禮謂之圜土。然則獄者核實道理之名。

集傳。牙。牡齒也。說文。墉。墻也。毛。爾雅。墻。謂之墉。

訟。說文云。爭也。字从言从公。言之于公也。按周禮司寇職。而造

禁民訟。而劉禁民獄。對文。註謂訟以財貨相告者。獄相告以罪

名。此詩無財罪之異。

從說文云。相聽也。

羔羊

集傳小曰羔大曰羊

毛

大夫燕居之服

刪說

委蛇自得之貌

鄭

委曲自得之貌朱子刪委曲二字者非

在位皆節儉正直

刪說

衣服有常而

五字刪說

後見

孔穎達云此說大夫之裘宜直言羔而已兼言羊者以羔亦是

羊故連言以協句剝取獸革謂之皮按生曰皮理之曰革對文

則皮革異故掌皮云秋斂皮冬斂革也皮所以為裘大夫為裘

用羔羊之皮

何楷云羔裘大夫趨朝之服嚴粲云緇衣羔裘諸侯日視朝

服卿大夫朝服亦服之其所異者君則純色臣則以他物飾其

裘所謂羔裘豹褱羔裘豹祛是也。又按語曰：狐貉之厚以居，注謂在所以接賓客，則在家不服羔裘矣。朱子以為大夫燕居之服，非是。鳥按朱子云：自公從公門而出也，從公門而出，何得遽服燕居之服乎？

五絲為緝，倍緝為緝。今現行本西京雜記作緝，按緝玉篇古文緝字，韻會字典何楷世本古義引此皆作緝，今從之。下同。傳云：緝數也。此為數一升而用，緝紀之故，與此同。蓋信數謂緝數。

鳥按毛傳於純總皆曰數也。按西京雜記云：五絲為緝，倍緝為升，倍升為緝。今現行本西京雜記作緝，按緝玉篇古文緝字，韻會字典何楷世本古義引此皆作緝，今從之。下同。倍緝為紀，倍紀為緝，倍緝為緝，乃知毛所謂數也者，絲數也。緝即總字，集韻緝或作總，是也。但緝字，毛以為緝也，然亦可據西京雜記為絲數也。說文為羔裘之縫者，蓋羔裘之縫用此絲也。此詩末章云：羔羊之縫，則知純緝總皆縫之所用也。孫炎謂緝

縫之界域，是緣字生義，不可從。又按據雜記：緝為二十絲，緝為八十絲，唯純無文，而毛傳云：數也。類篇亦云：絲數也。則其為絲數確矣。按雜記又有倍緝為紀之文，紀說文云：絲別也。恐難以為絲數。竊疑紀恐純字之誤。若然，純四十絲也。詩純緝總皆以五言之者，蓋以純緝總各五條為裘之縫也。何楷云：禮記註曰：紃施諸縫，若今之條，是有組紃而施于縫中，屬兩皮，因以為飾。委蛇，鄭云：委曲自得之貌。鳥按朱子去委曲字，則覺無味。史記叔孫通傳：大直若詘，道固委蛇。委蛇直之反，則委曲字自不可刪。何楷云：委蛇，毛詩作委蛇，韓詩作逶迤，外傳作禕禕，石經作逶迤。又後漢書作委陀，李鉉字辨作倭陀。

何楷云序云羔羊鵲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
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所謂德如羔羊已無義理至歸功于
鵲巢所致則迂甚矣竊按何楷小引取朱傳南國化文王之政
云從容自得如此今按朱說節儉正直猶據序文然詩中六
見此意衣服有常亦隨文生義耳然朝服自有常制非私意所
能改易則亦不得以是專美大夫也按申培說但以為美大夫
之詩此說得之不必以其偽書斥之可也

集傳革猶皮也

毛絨裘之縫界也

李孫炎刪說見前

孔穎達云皮去毛曰革對文則異散文則通

集傳總亦未詳

刪說見前

縫說文云以絨紩衣也

集解曰莊公十二年宋閔公遇弒宋人於賊不能即討而賊得以奔於陳
春秋之法弒君之賊人所不得討雖越國踰境尚宜告方伯連帥以討之
况就其國乎就其國宜討而不討所以得其賊者宋人賂之耳以賂而得賊
又不能正典刑使婦人飲之酒因其醉而取之焉雖得殺之非其刑也陳人堂
賊之罪重矣故宋於僖九年桓公卒二十三年襄公卒文七年成公卒
凡三世皆不書葬蓋不是其殺之意以夫賊猶未討亦無時而忘可以
成葬禮也所以必三世而後葬者歷三世則變矣

夫詩上自商頌祀成湯下至株林刺陳
靈公上下千餘年而詩總三百五篇有更十君而取一篇者皆
商周人所作夫子併得之於魯太師編而錄之非有意於刪也

殷其雷

集傳殷雷聲也

毛

山南曰陽

毛

遑暇也

毛

振

信厚也

毛

南國被文王之化

鳥按若不被文王之化則遂不思其君子乎

刪

鳥按以雷起興亦有當畏懼之時思相保之意

南山何楷云終南山也

何楷云疑念之辭

達說文云離也

何楷云莫之言無蓋音近也鳥莫意重於無

集傳息止也

毛

何楷云息本喘息之義人一呼一吸為息故謂息為止

鄭玄云、下、謂山足、

處說文云、止也、

標有梅

集傳、標、落也、毛庶衆、鄭迨及也、鄭南國被文王之化、至有強暴

之辱也、故刪說見後

爾雅釋詁、標、落也、說文擊也、何楷云、標、擊也、落也、蓋擊而落

之也、鳥按、標有梅、其實亡、今朱承毛却以為梅落而在樹者、若然、朱章不言在樹者

朱為落之盡、則猶何得言有梅、是其說自相矛盾矣、以朱章標有梅之下、直接以頃筐堅之觀

之、則有字、非言在樹者明矣、曰、按、標有梅、忘猶言有標梅、其實亡、亦標、蓋言所有梅之處、

隄有苓、山有樞、同句法、自思、標、疑、堙、字誤、堙、土山也、公羊傳、子

反、乘堙而窺宋城、是也、然、稍涉新奇、故未輒以為然也、

鳥按、朱子曰、懼其嫁不及時、而有強暴之辱也、文王之化何獨

賦也、刪也、

以落者言之也、如則則集、主解、無礙、但余猶疑、其有、何則、曰、標、有、梅、已、言、梅、矣、則、標、奇、又、故、端、而、曰、其、實、亡、稿、疑、

標有梅

不及強暴之人耶。要之二南雖文王之化。豈一而見之乎。其必言被化者非也。且詩發于情。莫切於男女。則言之未必為嫌。詩之通有然朱子必言懼有強暴之辱者。蓋以女思男嫌近淫也。若嫌之。則雖寤寐求之。輾轉反側。豈不近淫乎。況此女必待庶士求已。而適則固非淫奔乎。戴岷隱云。此擇壻之辭。父母之心也。申培說亦云。女父擇壻。詩亦通。然較迂也。

集傳蓋不待吉矣。刪說見後

窮按今即吉也。謂之亦求媒妁謂之也。朱子確執一節深一節之說。故不覺其言之鄙俚。若使此女不待吉日。相告語而定約。則與鑽穴隙相去幾許乎。豈得謂之文王之化乎。

集傳堅取也。毛頃筐取之。則落之盡矣。刪說見後謂之則但相告語

而約可定。刪說見前

窮按若為落盡。何不云標魚梅而云標有梅乎。則非落盡。義可知。曰七曰三。堅之皆以便韻耳。非有意義也。

何楷云。堅毛取也。按堅字从土。說文云。仰塗也。書所謂塗堅茨是也。原無取義。以意推之。當是堅量之。堅傳寫偽也。窮按此說亦未穩。姑從毛為是。

謂之歐陽永叔云。遣媒妁相語以求之也。

小星

集傳嘒微貌

毛

宵夜

毛

征行也

毛

寔與實同

韓詩寔作實

命

謂天所

賦之分

刪說見後

南國夫人至如此

本序原云

夫人無妬忌之行惠

及賤妾進御于君朱子美之

語恐非是

由其所賦之分不同於貴者

所賦之三

字

是以至勤也

詩

意無此

何楷云嘒本小聲之義故毛傳訓為微貌雲漢之詩云有嘒其

星是也嘒豐氏本作嘒彛按嘒从口為小聲之義鳴蜩嘒嘒

二管聲是也此為星貌當从日為正其从口者蓋以音通也

肅說文云持事振敬也

何楷云古者后夫人將侍君前息燭後舉燭至于房中釋朝服

襲燕服然後入御于房雞鳴太師奏鷄鳴于階下然後夫人鳴佩玉于房中告去是夙夜往來皆在暗中也况衆妾乎雖夙亦是夜故曰宵征其所謂在公者何所也古者王立六宮正寢一燕寢五皆王后之所治也九嬪居于九室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各帥其屬而以其時叙御于王所女御掌序叙于王之燕寢然則正寢為王后所專而燕寢雖嬪御皆得入矣諸侯之宮半于天子故禮曰卜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其御叙于燕寢之制亦宜同也

寔命不同序云其命有貴賤鄭云命謂禮命貴賤太宰氏云此古訓也窮按命以為天命亦恐無害但以天所賦之命解之則古訓所

何稽禮內則云夫婦之禮惟及七十同藏無間故妾雖老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將御者齊漱澣慎衣服櫛緹笄總角拂髦衿纓綦屨雖婢妾衣服飲食必後長者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舊說謂天子之御妻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凡十五日而徧望前先卑象月初生漸進至盛法陰道也望後先尊意可互觀每月十五六日月相對故后獨當此二夕羅氏頗不然其說謂內寵無並后豈有王后之尊下與庶妾更進迭退一月僅再見者以禮言之天子之后每夕皆進于王所以正內治五日一休以休沐為義則一嬪與其御進又五日一休則一嬪與其御進凡四

十五日而九賓畢見。凡一時而再見一歲而八見。此嬪御進見之大數也。若內則所謂五日之御則諸侯制也。諸侯一娶九女。夫人及二媵各有一姪娣。此六人當三夕。次二媵當一夕。次夫人專一夕。凡五日而徧其御。亦望前望後先尊雖女君不在而其御日衆。妾莫敢當之。故曰莫敢當夕也。禹按此詩但見妾能安于命則曰夫人之惠可知也。然原非美夫人之詩。朱子云衆妾美之如此者非也。

集傳衾被也。毛 綈禪被也。毛

何楷云月令孟春之月昏參中尚書曰短星昴以正仲冬皆謂見南方作詩者所見蓋在冬春之交。豐本昴作昴。

衾說文云大被也。孔云今名曰被古者曰衾。論語謂之寢衣也。綈說文云衣袂祇綈。按方言汗襦自關而西謂之祇綈。後漢書羊續傳唯有布衾敝祇綈是也。曰衣袂祇綈。者言有袂袂之祇綈也。一說鄭玄云牀帳也。漢世名帳為綈。何楷云抱衾與綈即掌御叙于燕寢之事。何楷云按猶木獸名性多疑慮故借為恍惚相若之義。

左傳平六年凡
師能左右之曰汜

江有汜

集傳決復入為汜

毛

婦人謂嫁曰歸鄭

能左右之曰以

刪說
見後

汜說文云水別復入水也

爾雅云

水決復入為汜疏云汜水決

之歧流復還本水者為汜汜石經本說文俱作汜

悔說文云恨也言自恨其前日之非而改過也

鄭云以猶與鄭按朱子云能左右之曰以鄭似長

鄭按序云江沱之間朱子云汜水之旁雖其言相近然詩云江

有汜有沱則不可專以汜水言如序云江沱之間則兼汜在內

當從序為是

序云有嫡不以兵勝備數而朱子云待年於國何楷云按待年

不行於禮有之。公羊傳注云：諸侯之媵，八歲備數，十五從嫡，二十承事君子，未仕承事，還待年。父母之國，白虎通亦云：還待年，父母之國，未仕答君子也。若此，媵為待年之故，而不與嫡偕行，豈得怨嫡乎？萬按：待年於國者，非嫡，過媵不得怨嫡，固也。然此女初待年於國，年已長期已至，而嫡猶不迎之，亦未可知也。但公羊傳注及白虎通皆云：還待年，父母之國，則待年者，初必從嫡而行，可知也。此詩云：不我以，不我與，則嫡初未嘗與俱行也。則非待年之說決矣。當以序不備數說為是。但公羊注所謂八歲備數者，始列媵妾之數也。序所謂不備數者，不備從行之數也。是為異已。

胡安國云：諸侯有三歸。嫡夫人行，則姪娣從。二國來媵，亦以姪娣從。凡一娶九女，左傳云：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按白虎通及春秋釋例，公羊傳注云：備姪娣從者，謂其必不相嫉妬也。姪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弟也。一人有子，三人共之。若已生之，不娶而娣何？傳異氣也。娶三國女，何？廣異類也。姪娣年雖少，猶從適人者，明人君無再娶之義也。二國來媵，誰為尊者？大國為尊，國等以德，同以色。質家法天尊左，文家法地尊右。所以不聘妻何人？有子孫欲尊之義，不可求人，以為賤也。又云：古者女嫁必姪娣從，謂之媵。獨言二國者，異國主為媵，故特名之。其實雖夫人娣姪亦為媵也。又云：諸侯之娶凡九女，參骨肉。

至親所以息陰訟陰訟息所以廣繼嗣又云夫人魚子立右勝之子右勝無子立左勝之子

集傳渚小洲也小岐成渚

毛釋水小洲曰渚

小與猶以也

鄭處安也得其

所安

疑未是

劉熙云渚遮也體高能遮水使從旁迴也

處說文毛傳并云止也鄭云矯悔過自止朱子云處安也得其

所安魚按從鄭則處字屬矯從朱子則處字屬媿今按首章云

悔末章云歌皆以矯言之此章處不可獨言勝則屬之矯為是但

鄭以處為自止於字義似未順目按楊子法言云文武周公父

子也而處注允云同處此待處字當與之同解

集傳沱江之別者

毛

嘯蹙口出聲

鄭

歌則得其所處而樂也

刪

後見

尚書云岷山導江東別為沱爾雅云水自河出為澗漢為潛江

為沱孔穎達云皆大水分出別為小水之名也蔡沈云南郡枝

江縣有沱水然其流入江而非出于江也華容縣有夏水首出

于江尾入于沔亦謂之沱

嘯說文云吹聲也

歌說文云詠也徐鍇云長引其聲以誦之也

魚按朱子解其嘯也歌甚巧然恐非古意按毛無說鄭云既覺

自悔而歌者言其悔過以自解說則無別歌與嘯詩又云嘯

歌傷懷念彼頑人則懷人者發嘯歌也鄭說得之朱子必以歌為樂者亦一節深一節之說不必然園有桃篇云心之憂矣我歌且謠憂時亦歌也

集傳陳氏曰至而已矣刪說陳氏名鳥飛字少南見後有陳氏詩解三卷

為按陳氏之說特假二詩以論子道無關詩義若假詩以論他事豈獨子道哉況小星之夫人未必見其惠江沔之妻未必見其無怨哉

野有死麕

集傳南國被文王之化至女也刪說見後

何楷云茅郭璞云菅屬說文訓菅為茅訓茅為菅非是通志云茅類甚多惟白茅擅名陸佃云茅體柔而理直又潔白故先王用之以藉亦以縮酒

又云包毛云裹也通作苞禮註疏解苞苴云苞者以草包裹苴者以草藉罍貯物

誘爾雅云進也毛云道也

何楷云毛鄭解野有死麕白茅包之野有死鹿白茅純束皆謂四荒則殺禮負女之情欲令以白茅裹束野中田者所分麕肉

鹿肉為禮而來諸家及朱子皆因之案昏禮五禮用鴈唯納徵用幣無麋鹿之肉舊注殊屬不經且思下一死字豈佳語耶又云死麋死鹿醜詆之辭

鳥按何楷又云若季本直目為淫詩則寃甚矣余謂此詩為淫詩亦通不必為寃也但以其編在二南故諸儒難言之耳然古先王陳詩以觀民風以行黜陟固當美惡兼收必用其實而後可得而黜陟之若必取美而舍惡何以能黜陟之乎故二南雖多美詩然其不美者亦或有矣聖人固不能使舉一世之人悉皆善丹朱商均之不肖可以見也如行露之速獄野有死麋之誘之其非美事彰著也諸儒必為之辭者非矣且此詩首章以野

有死麋起有女懷春其非美詩已見于此懷春之二字豈真正之謂哉而說者乃以為詩詠此女有三善焉曰懷春則必依其時曰吉士則必得其人曰誘之則必合其禮非聖化所被而何曲說如此則何難于以善為惡以惡為善乎先儒迷正變之說故致此強解耳若朱子亦云南國被文王之化女子有貞潔自守不為強暴所污者故詩因所見以興其事而美之夫以懷春致強暴之誘貞潔自守者豈如是乎士女雜揉非別塗之風何得謂之聖化哉其非可知矣按何楷所引季本之說蓋出詩說解頤余未得觀之今姑據其意解之首章蓋言麋肉可食而委之於野故人以白茅包而取之女本可美而又懷春故吉士誘

之所謂治容誨淫者也

集傳樸檄小木也

毛說文

純束猶包之也

毛或曰至女也

刪說前

何楷云林有樸檄以野中之所見言繼之曰野有死鹿言有死鹿在野外之林中也

樸檄說文云小木何楷云按小木通呼樸檄即非木名孔疏引檄樸以為樸檄誤矣

萬按二章首句但起第二句無意義蓋言鹿肉可食而委之於野故人以白茅純束而取之况有如玉之女乎言此士之誘之宜矣首章懷春言致誘之情此章如玉言致誘之色

集傳脫

舒緩貌

毛云

感動

毛釋

悅巾

毛云

卷犬也

毛云

此章

至見矣

刪說後

何楷云無通作毋下同

又云感我悅者女子自動其悅奔走度而避之至動其佩飾也

尫說文犬之多毛者字从犬从彡

吠說文云犬鳴也孔穎達云非禮相陵主不迎客則有狗吠萬按末章遂叙女從士之誘相共行語之言也女戒男以舒緩而勿動悅以致尫吠者忌傍人或知之而不得遂其淫也朱子云以甚言其不能相及也其凜然不可犯之意蓋可見矣按此女既相逐男子於閑地以致其誘至是假令有凜然之色亦既遲矣况詩中未始見其所謂凜然者乎

何彼穠矣

集傳猶曰戎之也

毛原無曰字

唐棣移也

毛釋木

似白楊

郭璞肅敬

毛雖

和也

毛

此乃至可見矣

刪後說

蘇按古注本穠作禮說文云衣厚貌韓詩作栽

何楷云唐棣爾雅云移本草云移樹大十數圍亦名移楊團葉

弱蒂微風大搖郭璞云唐棣似白楊江東呼夫移沈括取之云

扶移即白楊也本艸以白楊扶移為兩條蓋不知其為一物也

扶移亦謂之蒲移至今越人謂白楊為蒲移陳藏器引論語注

以唐棣為移楊此誤也戴侗云按白楊多種于廬墓間似楊而

白故謂之白楊夫移扶移蒲移本一物以夫扶蒲聲相邇故通

用之耳。陸璣解唐棣則云：「萸李也。」一名崔梅，亦曰車下李。所在山皆有，其華或白或赤。六月中熟，大如李子，可食。沈云：「其實似鰕：含桃也。」按晉宣室閣銘云：「華林園中有車下李十四株，萸李一株，則車下李與萸李自為兩物。璣既以唐棣為萸李，乃云亦曰車下李，本草有郁李仁，亦云一名爵李，一名車下李，此皆誤也。」嚴粲云：「萸李又有車下之名，蓋繇二者相類，故名稱相亂也。」

又云：序云「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按巾車職：「王后五路，一曰重翟，配王玉路以祀者；二曰厭翟，配王金路以賓者；三曰安車，坐乘車；四曰翟車，后乘以蠶北郊之車；五曰輦車，后宮中燕

閑所乘，此所謂五路也。」鄭玄云：「下王后一等，謂車乘厭翟。」孔穎達云：「國風碩人曰：翟蔽以朝，謂諸侯夫人始來乘翟蔽之車，蓋厭翟也。」崔靈恩云：「諸侯夫人初嫁，不得上攝，以其逼王后故也。卿大夫之妻得上攝一等，愚按如孔雀所說，則諸侯夫人皆得乘厭翟，不必王姬也。而序謂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者，當是通子男之夫人言之，雖配子男亦得乘厭翟耳。」

又云：「範我馳驅，和鸞有節，則肅雝象也。」鄭按禮記云：鸞鳴和之，美肅雍。又云：序云「義王姬也，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也。」此但依附詩詞為說，而不能知其世。毛公心疑東遷後詩不宜入二南，于是訓平為

正鄭康成箋謂正王者德能正天下之王諸儒遍相祖述以為如契稱為玄王武王稱為寧王厲王稱為炘王之類皆不必以謚稱而更謬以齊侯為齊一之侯猶易之康侯禮之寧侯云者皆杜撰不根之甚使凡讀古人書者盡如此立說則以有為無以無為有亦何所不至乎考春秋傳魯莊公元年為周莊王之四年齊襄公之五年夏單伯送王姬秋築王姬之館于外冬王姬歸于齊愚疑襄已為齊侯五年似不應仍稱齊侯之子唯襄弟小白亦娶王姬以內難得國故詩人本其父為齊侯以稱之蓋許其繼續也春秋魯莊公十有一年冬王姬歸于齊時周莊王之十四年也左傳云齊侯來逆共姬公羊穀梁傳皆云過我

也林堯叟云共姬即王姬按左傳記齊桓公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然則即此王姬也桓新有齊國任用管仲將興霸業而聯姻王室故詩人美之平王名宜臼孫桓王名林曾孫莊王名佗未知共姬為何王之女桓即位後三年王姬始歸齊時王姬以魯為主齊侯來魯逆之又鄭箴膏肓謂齊侯嫁女以其母王姬始嫁之車遠送之舅按如此說則下文齊侯之子則謂齊侯之女即王姬所生而平王之外孫也齊侯娶王姬者二襄公也桓公也襄立五年而娶桓立三年而娶并皆不可以齊侯之子稱之何楷以為桓本非嫡故本其所自而曰齊侯之子然似未安若從膏肓以為齊侯之女則無此礙矣若朱子云文

王太姒之教久而不衰亦可見矣。夫經明言平王之孫則東遷以後之詩無疑而為武王以後之詩者非也。且東遷之後周室衰替王澤殆盡何得言文王太姒之教久而不衰乎。胡一桂云以為東遷之王齊國之侯與春秋甚協然以東周之詩得入召南之風而黃氏所謂周太師編後經吾夫子手不應若此其失倫者誠為可疑。豈秦火之餘漢儒脩補不免簡編之雜耶。此說似是。

集傳舊說平正也。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刪說以桃李二物興男女二人也。果如所

太宰純曰華如桃李。注曰以桃李二物興男女二人也。果如所

云則是比也。豈特興而已哉。鳥按以桃李興男女似鑒

集傳伊亦維也。毛緡綸也。言絲之合而為綸猶男女之合而

為昏也。刪說見後

緡爾雅云綸也。說文云釣魚繫也。

太宰純曰鄭箋云釣者以此有求於彼何以為之乎。以絲之為綸則是善釣也。以言王姬與齊侯之子以善道相求此說是也。如晦菴所云則其釣維何一句為附贅矣。何則絲之合而為綸者非特釣也。

鳥按凡詩中如稱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文王之母京室之婦汾王之甥蹇父之子周公之孫莊公之子皆一人而兩言之蓋藉

重之語也。以此數語例之，則平王之孫齊侯之子亦當一人而兩言之也。而其既云王姬之車，而又云齊侯之子者，鄭歲之說可通。恐後之為是。

駟虞

集傳：茁，生也。壯盛之貌。

毛云：出也。孔云：謂草生茁。然出故云茁出也。非訓為出。

葭蘆也。

毛釋

亦名葦。

李巡：豝，牡豕也。

毛云：豕牝曰豝。孔云：釋獸文。陳埴云：牡字當作牝。

一發五豝，至雙

也。

中必疊雙。西都賦文。刪說見後。

白虎黑文，不食生物者也。

毛：南國諸侯，至如

此。

刪說見後。

此其仁心自然，不由勉強。

刪說見後。

彼者，徐鍇云：據此之稱。

茁，說文云：草初生出地貌。

何楷云：爾雅云：豕牝為豝。一曰豕二歲能相把拏也。見周禮注。

小爾雅云：大者謂之豝。按廣雅：凡獸二歲通名為豝。據杜預解。

春獵為蒐，謂蒐索擇取不孕者。若云豕牝，則有孕道當從二歲。

名也。禮曰：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白虎通云：王者諸侯所以田獵，上以共宗廟，下以簡集士衆也。公羊傳則以春獵為苗。毛云：豕、牝曰狝，虞人翼五狝以待公之發。鄭云：君射一發而翼五狝者，戰禽獸之命必戰之者，仁心之至。孔云：翼，驅也。必云戰之者，不忍盡殺，令五狝止一發中則殺一而已，亦不盡殺之，猶如戰然。故云：戰禽獸之命也。鳥按：無事而不田，曰不敬，蓋必田者，敬也。止于一發者，仁也。何楷引馮時可云：獸五，惟一發者，不忍盡殺，仁心如是。而宋儒以為中必疊雙，是後世之巧射窮兵黷武者所為，非三代之禮射矣。至以謂四矢為一發，偶一矢疊雙，乃得五，尤附會可笑。鳥按：疊雙，巧射者或時可有之，至一發

殪五，則所必無也。假令有之，則好殺之甚，仁人固如是乎。

何楷小引云：騶虞，美文王蒐田也。自注：禮四時之田，春日蒐，彼茁者葭，則春之時也。左傳曰：密須之鼓，與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此詩即為彼之蒐興。又周禮射人，以射法治射儀，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以騶虞。禮記射義曰：天子以騶虞為節，樂備官也。鳥按：此詩何氏以為美文王，今按于嗟乎騶虞一語，與于嗟麟兮文意相同，然則其為同時之作，恐可信。又天子之射，用騶虞，則不其止為南國諸侯之詩，亦可見也。朱子所謂南國諸侯，承文王之化，脩身齊家以治其國等語，詩中無所見。人以草木之茂，禽獸之多，為仁民之餘恩所及，夫草木暢茂，禽獸繁

殖竟舜之所憂也。豈得以之為仁乎？其非可知。又此其仁
自然，不由勉強。亦詩中所無也。且假令其事出勉強，何害於為
仁乎？夫子以管仲為仁，其意可見矣。

集傳蓬草名。毛一歲曰猥。毛

蓬陸佃云：蒿屬草之不理者也。其葉散生如蓬，末大于本，故遇
風輒拔而旋。

猥說文云：生六月豚。一曰一歲猥尚叢聚也。見周禮夏官註。小
爾雅云：豕之大者謂之豮，小者謂之猥。孔穎達云：七月云言私
其猥，獻豮于公。周禮大司馬職謂大獸公之，小禽私之。猥言私
明其小也。又云：爾雅豕生三猥二師一特。郭璞云：猪生子常多。

故別其小者。鄭志：張逸問豕生三曰猥，不知母豕也。豚乙答曰：
豚也。過三以往猶謂之猥，以自三以上更無名也。故知過三亦
為猥。何云？然則猥豈豕之小而多者也？

又何楷云：先儒泥仁如騶虞之說，遂鑿空指一獸名之騶虞，以
為國君如之。又泥于麟趾為關雎之應，騶虞為鵲巢之應，則曰：
意者文王之時，二物應感而至，故詩人以發興，益無稽甚矣。按
騶虞為獸名，見于周書。王會毛氏以騶虞為義獸，白虎黑文，不
食生物，後世皆祖其說。如司馬相如封禪文云：園騶虞于珍羣。
其頌曰：般之獸，樂我君囿。白質黑章，其儀可善。旼：穆：石
子之態。吳薛綜頌曰：婉：白虎，優仁是崇。饑不侵，恭困不改。寔

欽威揚德、君子之風。陸機云：騶虞尾長于軀，不食生物，不履生草，應信而至。陸佃云：騶虞西方之獸，其色見于白，其文見黑。又名之曰彪，則宜正以殺為事。今反不履生草，食至死之肉，蓋仁之至也。諸家考較形似，別白聲象，若真見其物，然者愚獨有以斷其不然。蓋爾雅乃詩詁，其釋獸中無騶虞也。又漢武帝時，建章宮後有異物出焉，其狀如麋，東方朔云：此騶牙也。或以為卽騶虞，既屬附會，而淮南子言散宜生得騶虞，鷄斯之乘獻紂。尚書大傳云：散宜生等之於陵，取怪獸，尾倍其身，名曰虞。蓋騶虞也。山海經云：林氏有珍獸，大若虎，五采畢具，尾長于身，其名騶吾。乘之日行千里，六韜云：紂囚文王，闕矢之後，詣林氏國求

得此獸，獻之紂，大悅，乃釋之。張華亦云：騶虞具五采，乘之日行千里。詳上數說，則騶虞乃馬類，是皆不足信。騶，說文云：鹿御也。按月令：季秋，天子乃教于田獵，命僕及七駟咸駕。鄭氏云：七駟為趣馬，主為諸官駕說者也。左成十八年：晉悼公使程鄭為乘馬御。六駟屬焉，使訓羣駟知禮，是騶為騶御也。虞者，掌山澤之官。周禮有山虞，左傳周辛甲之為太史也，命百官：歲王闕有虞人之歲，即此虞也。君田獵，則騶御及虞人咸在，故作詩者呼騶虞之官而嘆美之。又周禮疏引韓魯說：騶虞，天子掌鳥獸官。賈誼新書云：禮者，臣下所以承其上也。故詩云：一發五豝，千嗟乎騶虞。騶者，天子之園也。虞者，園之司獸者也。天子佐與十乘。

以明貴也。二牲而食以優飽也。虞人翼五豮以待一發所以復中也。愚按騶為天子之園別無明文。據皇氏謂天子馬有六種。別有騶。又有總主之人并六騶為七。故云七騶即趣馬之類是也。所以咏及于騶者為其御馬以田車攻之詩言四黃既駕而騶不倚不失其馳皆騶之能事故及之耳。馮時可云美公之仁而及于掌鳥獸之官猶咏王德而及于武夫言非但其主仁即其下亦能體上意而仁及于物故吁嗟以嘆之耳。愚按此說未可遽信姑錄以廣異聞耳。

集傳愚按至疑耳。刪周南至也與。刪儀禮至君子。刪程子曰至

天下。刪俱說見後。

愚按朱子召南篇末附注四條。槩皆評語非所以釋詩。其所謂

鵲巢至於采蘋言夫人大夫妻云云者。畧仍用序說。今就詩觀

之未必悉然。且其說至何彼穠矣而不合。朱子亦自疑之而猶

言之者豈不近于誣乎。所謂方伯能布文王之化云云者。今按

蓋周召為二伯。武王得天下後之事。且文王生前未嘗為王。何

得有方伯乎。孔穎達何楷辨之詳也。既見于甘棠篇。所謂周南召

南云云者。今按詩有正變者。先儒陋說斷不可從。鄭夾際辨之

詳。既見于德論中。孔子謂云云者。今按是孔子教人之言。非關說

詩儀禮云云及程子曰云云者。今按是自論禮非論詩以之

皆在所宜刪。

且大學所謂齊
家者言欲治
國者必先齊
其家也非言天
下之家正而天
下治也

王應麟云周有房中之樂燕禮注謂弦歌周南召南之詩漢史
世房中樂唐山夫人所作魏繆襲謂安世歌神來燕享永反
厥福無有二南后妃風化天下之言謂房中為后妃之歌思失
其意通典平調皆周房中之遺聲

